

## 代序一

對於是次能以我的名字作為主角名稱，我真的既興奮又激動，可說是受寵若驚，不知為自己的名字在家中感激了父母親多少遍。然而感動很快便成了害羞，特別因為要寫序言的關係而使我萬分緊張，深怕寫得不好會被見笑，唯恐小女子的文筆未能登上大雅之堂，還望小唐和各位讀者能夠多多包涵。

從小我就很喜歡閱讀，但又一直較避忌少圖多字的書本，可能是怕想像空間狹窄，自己會嫌悶吧。而令我踏出了第一步的，就是小唐的《魔法牛奶湖》，讓我有勇氣接觸厚實的小說，明白到文字的奧妙。

深刻記得是在小五的那一年，陪著朋友逛流動圖書館，被那夢幻的書名和書背的配色吸引了我的眼眸。回家後我即晚打開了它，剎那間就像被施予了魔法，不習慣看字多的書，卻忘了時間的流逝，一直看了好幾個小時。我的閱讀速度很慢，因為總愛沉浸在文字世界中回味和幻想，當我回過神來天色早已漸亮，魔法令我連眼睛的疲勞以及睡眠的需要也拋諸腦後了，結果只能就這樣帶著沉重的睡意和書本的感動回校上課。或許是我太感性吧，每當我進入故事的世界，我都會完全代入其中，並與主角的

感覺同化，所以當天的我是眼睛略帶紅腫的，畢竟是第一次看悲傷結局，難免會有點傷感。

還記得之後為了看小唐其他的作品，在朋友的帶領下第一次踏上了成人圖書館的階梯，那一刻的震撼至今仍存在記憶之中。進去之前我在門前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後才挺起胸膛，打開那一扇「新世界的大門」，那時好像還天真地以為自己能在那一瞬間就變成大人了，現在想來好像還挺可愛的。

小唐的書中世界，總是稚氣中卻帶著成熟的味道，她的用詞並不複雜，但文字中卻總是有一種難以言述的魅力。她的魔法能把你捲進她的幻想世界，讓你充分了解她對文字的厚愛，她能只用黑與白的文字帶你進入色彩繽紛的幻想國度。小時候看她的書只會覺得很夢幻，會以為是一本童話，但現在看著看著就會不自覺地落下了淚，到長大後才發現有很多感慨和很多年幼時不能理解的遺憾，原來都能在小唐的書中找到。我個人認為童話中的現實比現實更深奧更複雜，所以才這麼喜愛小唐的書，以童話般的寫作風格帶出有深度的故事，特別耐人尋味，又教我如何不為這樣的她著迷呢。

可能亦因為這樣，我的寫作風格也染上了一點點小唐的色彩，我喜歡用唯美用詞

和童話般的文風來寫作，詩情畫意般細緻地描述平常的事物，然後慢慢帶出一些略有深意的故事。但常在考試中因寫得太多而時間不夠就是了，很蠢呢。

看完《碎月的謊言》後我特別感動，不自覺地一直在「她」身上尋找與自己的相同之處，而在「她」的影子中彷彿看到了一點點的自己，是因為名字相同而產生的共鳴，還是我被拉進了「她」的世界呢？這次小唐的寫作方式稍有突破，我覺得很創新很有趣喔！希望大家也會喜歡，其他關於故事的內容就不透露了，留給大家慢慢細閱吧。

讀者 曉瞳

二〇一九年六月

## 代序二

收到小唐的邀請，真叫我喜出望外，心情久久未能平復，素來我只是個默默無聞的讀者，沒想到有機會在小唐的書上寫上寥寥數筆。連忙打開書櫃，看到小唐的小說排得井然有序，每一本小說也曾伴我度過無數的假日午後。回想第一次接觸小唐的書是《流淚的守護星》，正值少女情竇初開時期的我（其實那時還是小學生），一看便愛上了小唐的「童話式愛情」，每當小唐推出新書，我總是迫不及待購入，躺在床上細看。就是這樣，不知不覺來到九年後的《碎月的謊言》。

書中的內容關於月亮和雲，還加入了大量日本元素，如神社、溫泉等等，看後真的有一種置身在日本的錯覺，更溢滿唯美浪漫的氣息。月亮有「守護」的含義，月亮城堡化身為指環，套在女主角雲曉瞳的手上，男主角姜雪月的一句「我想先預訂你的一輩子，承諾在餘生盡最大能力愛護你、守護你」頓時令我熱淚盈眶，百感交雜。「預訂終身」比「直接求婚」來得更純真，「一嚙雲公主」和「白雪王子」將在一塵不染的月亮城堡內終身廝守。

然而看到書名，便能猜到定是淒美感人的故事，破碎的月亮，還能拾回回憶的碎片，再次拼砌成盈月嗎？

讀者 嘉嘉

二〇一九年六月

# 目錄

第一回	
雪月之初遇 .....	009
第二回	
月亮的錯覺 .....	031
第三回	
粉紅月之夜 .....	053
第四回	
滿月的眼淚 .....	075
第五回	
葉月之城堡 .....	097
第六回	
私奔到月球 .....	121
第七回	
心碎小望月 .....	145
第八回	
殘酷的月光 .....	167
第九回	
月亮的碎片 .....	191

第一回

## 雪月之初遇

我的心臟撲撲地跳動著，  
彷彿快要躍出胸腔，  
身體明明被冷風吹得不停發抖，  
臉頰和耳根卻在發熱。



我把頭靠在玻璃窗上，看著窗外一幕幕倒退的風景，井然有序的城市面貌映入眼簾。

一幢幢整齊雅致的日式平房。一排排錯落有致的店鋪招牌。一根根高低起伏的高架電線。

即使是那條人來人往的街道的垃圾桶、那頭在翻垃圾桶的流浪貓，看起來都是那麼乾淨整潔。

換了在香港，我從來不會讓頭髮碰到公車的任何部分。現在的我卻肆無忌憚地倚著車窗，臉頰都幾乎要貼到玻璃窗上。

公車開始駛進近郊，向著我所期待的中禪寺湖進發。沒多久，天空飄下了綿綿細雪，把景物染成如夢似幻的銀白色。

我屬於怕冷的體質，最討厭就是冬天，下雪的日子便牙關打顫，無法真心感到浪漫。這陣子都要穿上厚厚的大衣、全身貼滿暖包，才能勉強走出室外。

不過，只要想到今夜可以在湖邊欣賞「雪月」，就覺得要捱冷也是值得的。

很多人喜歡在日本的郊野看星星，其實這裡也有很多賞月的好地方。過去一年，我去過京都大覺寺的大沢池、信州的姨捨梯田、海津的月見之森公園、名古屋的德川





園、大津的石山寺……這些都是人們口中的「月見之名所」，全部各有特色、名不虛傳。

有人說「外國的月亮特別圓」，我就覺得「日本的月亮特別美」。如果可以一直留在這裡，那該有多好？

當我想起戶口結餘的四位數字，眼中的風景頓時蒙上一層陰霾，外面的銀白世界化成一片灰濛，心裡也結起了厚厚的冰塊。

雖然媽媽沒有說些甚麼，但連唸研究生的妹妹都會把獎學金當作家用，我實在沒有顏面再逃避養家的責任。

從小到大，媽媽都好像對我比較偏心，妹妹的讀書成績比我優秀、性格比我乖巧踏實、處事態度比我認真，但媽媽就是把最好的留給我，基本上我做甚麼她都會支持，對妹妹的要求卻嚴苛得多。

兩年前，我辭掉了O的工作，跟她說要出國四處遊歷，暫時不能供養她了，她沒有半點抱怨，只是擔心我一個人在外地會吃不飽、穿不暖。

當年妹妹大學畢業，想和同學到歐洲旅行半年，她卻大力反對，說她不可耽於逸樂，應該盡早投入社會工作。妹妹覺得很委屈，不斷投訴媽媽偏愛我，還懷疑自己不

是她的親生女兒。

我不自覺地摸著脖子上的項鍊，那是媽媽去年越洋寄給我的生日禮物，我好像還沒親口跟她說一句「謝謝」。

最近我都沒有接媽媽的電話，只是以貼圖或表情符號回覆她的 Whatsapp 訊息，想想也覺得自己很不孝。

今天是農曆二月十五日，也就是元宵佳節，不知道妹妹有沒有陪她一起過？

我從大衣的口袋拿出手機，正想用 Whatsapp 跟媽媽問好，竟發現儲值卡的流動數據又用完了。在日本的這段日子，我一直用平價儲值卡，卻常常忘了增值。

我嘗試使用公車的免費 Wifi，但試了好幾次都無法連接到網絡。車程尚餘大半小時，不能上網太慘了，而且我想預先下載中禪寺湖的地圖，於是我決定像往常一樣「蹭網」。

按進附近的 Wifi 網絡，竟然全部都有加密裝置，沒有人開放手機的個人熱點，看來日本人比香港人小心謹慎得多。

還在香港的時候，有次我連續幾個月都提早用完 GB 的數據，後來才發現是我曾經跟朋友共享網絡，之後忘了關掉自動分享的功能，結果不斷「被蹭網」。



從此以後，我立下了「寧要我蹭天下網，莫要任何人蹭我」的原則，自此數據用量大減，每月用最便宜的1GB計劃已綽綽有餘。

我重新檢視著Wi-Fi網絡的狀態，看看有沒有漏網之魚，這次留意到一行熟悉的文字——「搵到我咪畀你用囉」，帳號名稱不單是中文，還要是廣東話，顯然是出自香港人之手。

好大的口氣啊！我環看四周一眼，車上不計我和小朋友在內，共有八名成年乘客，分別是五男三女，兇手……疑兇……不，「Wi-Fi主人」就在這八人當中。

先說三名女乘客，一個是化上精緻妝容的典型日本美少女，一個是帶著兩名小孩的樸素婦人，最後一個是彎腰駝背的銀髮婆婆，從種族、年紀和氣質看來，她們都沒有嫌疑。

別說我性別歧視，會開這種無聊玩笑的人，九成是個男的，而且極有可能是狂妄又自戀的類型。

我是日本推理小說迷，東野圭吾、宮部幸美、湊佳苗、貴志佑介、島田莊司等作家都是我的偶像，反正現在沒事可做，不妨玩玩偵探遊戲，揪出「Wi-Fi主人」的真面目。

五名男乘客當中，有一名是上了年紀的伯伯，我看到他用的不是智能手機，先將他排除在外。

候選男 A 坐在最近司機的前排座位，一身大學生的休閒造型，跟我在同一個站上車，好像因為找不到 O 卡，混亂中把懷裡的參考書都弄跌了。當時他顯得手忙腳亂，臉頰紅得像個蘋果，一邊撿書一邊道歉。聽他字正腔圓的日語，感覺上不像香港人，可疑度只得兩成。

候選男 B 坐在我前一排的座位，長著一張像洋娃娃般精緻可愛的臉蛋，約二十歲出頭，頭上頂著型格的黑色帽子。他滑動手機時露出天使般的微笑，顏值冠絕全車，而且一看就是沒有網絡會死掉的人。不過我瞄到他曾回覆「ZM」的訊息，輸入的是日語，所以可疑度下降至三成。

候選男 C 坐在下車位置附近，年近四十歲，一直處於半睡半醒的狀態，好幾次把頭撞到扶手上，看來是個睡不飽的勤力上班族。我看他兩鬢至下巴留了濃密的落腮鬚，很有日本大叔的風格，眼角朝上、鼻高而尖、嘴巴寬闊，屬於典型的日本人臉相，可疑度僅為四成。

至於候選男 D 跟我坐得最近，年約二十七、八歲，身穿日本品牌的天藍色雪衣、



鮮黃色雪褲，身旁放著一個黑黃雙間的滑雪板袋。從側面來看，他的額頭飽滿、眉骨凸出、鼻子挺翹、下巴線條分明，說不上帥氣，卻挺有氣質。

單從五官和打扮，初時我無法判斷他是香港人還是日本人。直至他脫下滑雪外套，我瞥見衣領上那個純白標籤，謎底終於解開了！

這個品牌的雪衣標榜日本製造，一向賣得很貴，我因為捨不得在專門店買，所以上網看看有沒有款式相似的，結果發現尋寶網真的有售。那家店明目張膽地「參考」各名牌設計，只是略為改動顏色或圖案組合，分別極為細微，一般人難以察覺。

經我細心研究後，才發現原裝的衣領標籤會按衣服本身的顏色而更改，譬如藍色的雪衣會配粉藍色的標籤、紅色的雪褲會配粉紅色的標籤，而冒牌貨卻清一色用普通的白色標籤。

這個人穿的是冒牌貨啊！我認識的日本人都很抗拒上尋寶網，他的可疑度瞬間飆升至八成！

該用甚麼方法證實我的猜測？我苦思良久，然後腦海靈光一閃，清了清喉嚨，用廣東話喊了一句：「我找到你啦！」

誰聽得懂這句話，誰就是「搵到我咪畀你用囉」。我真是個不可多得的天才！

沒想到此話一出，車上所有乘客都不約而同望向我。我看到候選男C一臉被嚇醒的懵逼，日本美少女把唇膏塗出了界，兩名小孩子好奇地眨著眼睛，連候選男B也暫時把目光從手機屏幕上挪開。

怎可能這樣？大家都會廣東話嗎？我正感迷惘，身後的中年婦人把頭探上來，輕聲以日語問我：「妹妹，你沒事吧？」

「我……沒事呀！」我猛地耍手搖頭。

「沒事就別隨便大叫！」睡眼惺忪的候選男C不滿地接話，眼中流露出厭惡之色。他的口音帶有濃烈的關西腔，確認了是沒有嫌疑的日本大叔。

「對……對不起！」我尷尬地低頭道歉。

原來大家不是聽懂我的話，而是被我的叫聲打擾了。我怎麼沒想到，日本公共交通工具的車廂一向很安靜，我突然如其來高聲喊叫，自然成為眾人的焦點。

好丟臉啊！我只好抓起手機，裝作在跟人聊天。沒想到候選男A從車頭走了過來，默默地坐在我旁邊的空位上，雙手抓緊了書本，一臉欲言又止的模樣。

答案竟然是可疑度最低的他？看來我的推理能力還沒到家，回去要再啃幾部偵探小說。



「……」他微微挪動嘴巴，卻吐不出半個字。

那副傻氣害羞的模樣很可愛，但不知何解，我心裡隱隱感到失望，是因為自己猜錯了嗎？還是嫌他不及候選男B英俊？

我向他報以溫柔的微笑，他終於開口問：「我知道自己很冒昧，但想問你剛才不是在說國語？」

「不，我是香港人，那句是廣東話。」我馬上澄清。

「香港人也算是中國人，對嗎？」他雙眼發亮地看著我。

「如果你問我，我想答不是。」我聽到自己的語調倏地變得冷冷的。

「噢，原來如此。」候選男A好像有點失望，但仍保持笑容解釋：「我正進行畢業專題研究，需要找來自中國的受訪者進行訪問，還差兩個就完成了。」

「你們學校應該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吧？街上也有很多內地遊客。」我想起每天都在街頭遇到內地人。

「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十五至二十歲的青少年，所以不容易找。」

噢，又來了！我下意識看看自己今天的裝扮，白色長身羽絨外套配黑色貼身褲，身上沒有任何卡通圖案，而且還化了妝、噴了香水、戴了隱形眼鏡，怎麼看都是一名

成熟女生吧？

我們寒暄了一會後，公車來到郊野的第一站，他禮貌地跟我道別，和中年婦人一家三口一起下車了。

外頭的雪好像愈下愈大，車速卻沒有減慢的跡象，我猜司機應該很趕時間。車門打開的剎那，吹來一陣刺骨的冷空氣，我不禁用雙臂環抱身體。

天氣預報沒提到會下大雪啊！幸好我帶備了暖水、暖蛋和羊毛手套……慢著！我臨出門前換了背包，現在的包包裡甚麼都沒有！

雖然這種事情並非第一次發生，我還是感到很沮喪。此時一頂黑色的羊毛帽子落在我的手上，抬眼一看，正好對上了候選男B的俊臉。

他是會讀心術嗎？怎會知道我此刻需要防寒裝備？我還沒回過神來，他已抓起了帽子，看也沒有看我一眼，匆匆在第二站跳下車。

原來是風雪太大，把他頭上的帽子吹了過來，我這個推理小說迷真的想太多了。

司機開車後，我再次檢查手機的 Wi-Fi 網絡清單，「搵到我咪畀你用囉」並沒有消失。

我的直覺果然沒有錯！我暫時忘掉空無一物的背包，把目光緊鎖在候選男D身





上，掙扎著是否要跟牠「相認」。

我已經不需要蹭網，內心卻有甚麼東西在亂衝亂撞，湧起了「必須要抓住這個人」的念頭。

快要到達下個車站，候選男D重新穿上滑雪外套，揹起滑雪板袋站起來。原來他長得很高，目測應該超過一百八十五公分，雙腿大概有五十吋長，從我這個角度看過去，頭都快要碰到車頂了。

車站就在前方不遠處，在我意識到自己在做甚麼之前，已然霍地站起來，一個箭步走到他身後。

那時候，我還以為自己是急於「破案」，所以才會如此大膽。

終於到站了，公車倏地煞停，我一時站立不穩，整個人向前仆倒。我想抓著他的袋子站定，卻抓了個空，結果硬生生摔倒在地上。

車門打開了，他向我伸出手，臉上露出擔憂的表情，似乎是怕我跌傷了。

「你怎麼了？」一如所料，他說的是廣東話。

不知何解，那聲音明明很平凡，聽進我耳裡卻很微妙，就像觸碰到我心底的某根弦，令我全身都顫動起來。

「我沒事啊！」我開朗地回答，抓住他的手爬起來。

我看到他脖子上掛著一條項鍊，吊飾形狀是一輪彎彎的娥眉月，此刻在我的眼中閃閃發亮，就像一枚在夜空中閃耀的月亮。

「那就好。」他鬆開了手，準備轉身下車。

不行啊！你不能走！我條件反射般伸手一抓，捉住了他強而有力的手臂。

「怎麼了？」他回頭看我，一臉驚訝。

鵝毛般的雪花自車門飄進來，在半空打轉，環繞著我倆盈盈飛舞，就像電影的定格畫面一樣。

不知何解，我的心臟撲撲地跳動著，彷彿快要躍出胸腔，身體明明被冷風吹得不停發抖，臉頰和耳根卻在發熱。

「我找到你了。」我聽到自己輕柔的嗓音。



再次感受到那灼熱的目光，我覺得坐立不安，思考著是否要轉換座位，避開那惱



人的視線。

從上車到現在，她好像有九成時間都在偷看我。每次我裝作不經意地瞥向她，都會跟那雙貓兒般的大眼睛對上，讓我覺得自己成為了獵物。

我知道自己有完美的臉形、精細的五官、性感的膚色、壯碩的肌肉、迷人的長腿、超凡的氣質……（下刪一千字），對雌性動物來說很有吸引力，但仍是為此困擾不已。

她看起來十六、七歲，應該還是高中生吧，剪了一個傻氣的蘑菇頭，臉蛋算是長得滿可愛，化妝技巧也不錯，身上還散發著淡淡的花香，但我實在對女生沒有興趣。

最近滑雪隊裡先後有三名女生向我表白，一個熱情性感，一個清麗脫俗，一個頭腦聰明，我都一一拒絕了，弄得她們都很傷心。

我摸了摸身旁的滑雪板，它已然是我人生的全部，所以我毋須跟人談戀愛。

為了它，我不理家人和朋友反對，放棄了在香港升讀大學的機會，一個人跑到這裡過著刻苦的生活，那不是「愛情」是甚麼？

我看著窗外白雪皚皚的景象，想起一年前在阿爾卑斯山上，跟隊友們一起集訓的情景。

雖然自小喜歡滑雪，但香港是無雪城市，只能在旅行時玩玩，過去從沒認真練習。中五暑假那年，媽媽為了令我的履歷表內容更豐富，安排我加入新成立的香港滑雪隊，希望對升讀大學有幫助。

她大概沒想到，如此費盡心力為兒子升學做準備，結果卻弄巧成拙，我敢說她一定很後悔。

我如願考上了心儀的大學，但在參加了幾次海外訓練後，我打從心底愛上了滑雪。每天上課時腦裡只有雪地的畫面，走路時忍不住模仿滑雪的姿勢，回宿舍後急不及待上網看滑雪選手練習的影片。

難怪有人形容滑雪是「白色鴉片」，當媽媽察覺到不妥時，我已墮進「毒癮」的深淵，不能自拔。

媽媽跟教練提出退團，教練卻跟她說，我是一個天生的滑雪選手，建議我暫停專業，到海外接受專業訓練。

他還說，以我的資質，說不定有機會出戰奧運會，成為香港第一名土生土長的滑雪代表。

就是他這句話，令我猶如著了魔般，跟媽媽狠狠地吵了一場，翌日就逕自辦理休



學手續，兩星期後已飛抵日本。

那天剛好下著初雪，甫踏出機場，雪花紛紛撲到我的臉上，我還記得那清爽舒暢的觸感。

四季之中，我最喜歡嚴寒的冬日，冷冽的空氣乾燥又清新，陽光也變得分外溫柔。最重要的是，可以和冰天雪地做朋友。

當我陷入回憶的漩渦時，車上響起一把清脆的聲音，有人用廣東話大叫：「我找到你啦！」

我轉臉一看，果然是那個奇怪的貓眼少女，原來她也是香港人。

她找到甚麼了？我有點好奇，但當然不會問，免得被她纏上了。我可不想再傷害一顆脆弱少女心。

有乘客嫌她擾人清夢，她應該是怕尷尬，於是扮作在談電話，卻不知道自己把手機倒轉來拿，樣子好不滑稽。

之後那名大學生模樣的男生走近貓眼少女，他在上車時被她的背包撞倒了，手上的書跌滿一地，連眼鏡也差點飛脫而出，對方卻渾然不覺。

兩人用日語聊起來，我只聽得懂「香港」、「中國」、「遊客」等幾個生字，大概

是男方想搭訕吧。那個男的一看就是書呆子，跟傻呼呼的貓眼少女倒是很相襯。

到了郊野第一個站，書呆子下車了，兩人好像沒有交換手機號碼，看來他不是貓眼少女那杯茶。

外面的雪愈下愈大，由細碎的雪粒變成了鵝毛雪片，車子拐彎時好幾次有點打滑，路面似乎快要結冰了。

這麼一來，今晚是沒法滑雪的了。希望明天早上天氣好轉，可以在新鮮乾燥的粉雪上滑個痛快。

來到第二個站，一直在玩手機的小白臉差點忘了下車，在車門關上前才衝出去。他頭上戴著一頂名牌帽子，下車時被迎面的大風一吹，剛好飄落在貓眼少女的身上。

小白臉緊張地往回跑，途中還撞到我的滑雪板。我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他全然不察覺，只顧取回那頂索價近四位數的名牌帽。

我家裡也有一頂相似的帽，當然不是昂貴的正貨，而是來自偉大的尋寶網。

我望了望身上的滑雪裝束，同樣是強國冒牌貨，價錢是日本正版的八分之一。雖然質料一般，但款式設計的像真度高達九成，只要其他人沒有穿上身，我敢說一定看不出兩者的分別。